

劳

伦

斯

文

集



儿子与情人



Suzi Yu Qing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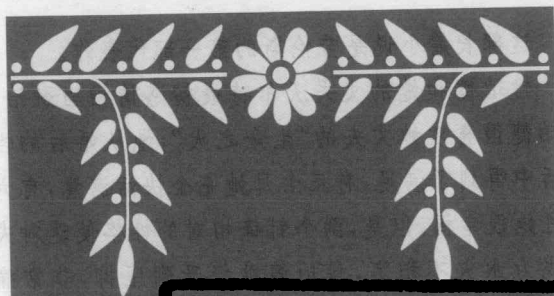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I561.44

184

:1

劳伦斯文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儿子与情人 藏书章

(上)

北方文艺出版社

编者前言

在现代英国文学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像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在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那样大的争议、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了。然而，人们对劳伦斯的认识却有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劳伦斯的出现，对20世纪的英国文坛是一场强烈的地震，只是在余震过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它的震动之猛和影响之深。”（见侯维瑞著《英国现代小说史》）

劳伦斯是处于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叉点上的作家。如果说以狄更斯为代表的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以普通人受压迫、过着穷困生活以及社会的两极分化作为对社会批判的基点的话，那么，（劳伦斯的作品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即人的自然本性如何受到机械文明的摧残，资本主义工业化怎样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行了破坏。）用劳伦斯自己的话来说，以前的作家所描写的是“老式而稳定的自我”，他所描写的是“另一个自我”，即在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到压抑、趋向分裂的自我。无疑，这是劳伦斯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扼杀人性的强烈抗议。正是从作品的内容上，而不是从艺术上，劳伦斯被认为是现代主义作家。

劳伦斯是一位十分严肃、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作家。他在对工业社会提出强烈批判的同时，又提出了改善社会、改善人的境遇的两种倾向：一是他的原始主义，即人的自然复归；二是他企图以完美的两性关系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进而改造社会。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诚然，他提出的这种改造社会的“方案”是不足为训的。但劳伦斯不是政治家，而是艺术家，他对世界的把握不是靠观念和理论，而是靠审美的情感。因此，人们不能指望从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特别是从过去的作家或作品中，找到能解决当前所面临问题的钥匙。对劳伦斯不亦应该如此吗？

劳伦斯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评论劳伦斯时说：“他并不附和任何人，也不继承任何传统，他无视过去，也不理会现在，除非影响到将来。”（转引自《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三期）劳伦斯开创了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他的作品包罗广博、气势宏伟，作品中诗的意境描写，半真实半象征的各种形象，写意与写实的浑然一体，激情迸发的议论，朦胧的思辨，这一切都值得人们研究和借鉴。

不了解劳伦斯就不了解英国现代文学——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鉴于此，编选、翻译一套《劳伦斯文集》，将其介绍给我国文学评论界和广大读者，是十分必要的。要选劳伦斯的作品，他的代表作《彩虹》和《恋爱中的妇女》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白孔雀》虽非劳伦斯最重要的作品，但他是由此起开始文学生涯的，同时，这部小说对了解劳伦斯的创作历程有一定的意义。至于《儿子与情人》，国内虽已有译本，但

考虑到是一部带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奠定他作为英国现代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如不选入必有遗珠之憾。劳伦斯的中短篇小说虽内容单一。但简洁明快，仍不失为代表他的风格与技巧的佳作。考虑到国内已翻译出版了《劳伦斯短篇小说集》，本选集就只选了他的中篇小说。劳伦斯的书信是公认的优美散文，同时也是他一生坎坷经历及创作过程的忠实记录，既有阅读价值又有研究价值。至于他的戏剧、诗歌、评论及其它散文著作，限于篇幅，就只得割爱了。

为了让读者对劳伦斯的创作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特请我师索天章教授为本选集写了序言，对他的小说作了全面论述。参加本书翻译的多是复旦大学、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和上海师范大学的中青年教师。熟悉劳伦斯原著的专家和读者都知道，要将劳伦斯的小说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何等艰难。尽管如此，译者们都尽了自己的努力。笔者由于才疏学浅，在编选这套含六部书、二百几十万字的选集中，深感难以胜任。虽然在编选、组织翻译、审定译稿诸方面尽心尽力，但由于学力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笔者怀着诚挚的心情，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刘宪之

1987年夏

目 录

编者前言	刘宪之
劳伦斯：一位堕入神秘主义的好人(代译序)	索天章

第一部

第一章 莫瑞尔夫妇的婚后生活	3
第二章 保罗出世和一场新的纷争	38
第三章 母子情深	64
第四章 保罗的童年时代	82
第五章 保罗踏上人生之路	119
第六章 威廉之死	163

第二部

第七章 少男少女的爱	207
第八章 爱之争	260
第九章 米丽亚姆的失败	313
第十章 克拉拉	368
第十一章 考验米丽亚姆	405
第十二章 激情	439

第十三章	巴克斯特·道斯·····	501
第十四章	解脱·····	557
第十五章	被遗弃的人·····	602
劳伦斯年谱	·····	619
劳伦斯著作年表	·····	627

第一 部

第一章

莫瑞尔夫妇的婚后生活

谷地工房区这地方原来叫做赫尔街。格林希尔路靠山涧的一侧曾有一排低矮拥挤的茅草棚，这就是赫尔街。街上的住户都是些矿工，他们远在两个矿区之外的小矿井上干活。山涧在桤木树荫下潺潺流过，尽管附近有不少小煤矿，但溪水依然清澈见底。驴子疲惫不堪地拖动升降机的转盘，把地下的煤块运上来。田野上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矿井，有些从查理二世^①在位时就开始挖掘了。矿工和驴子象蚂蚁般钻进地下，麦田和草地上便随之出现奇形怪状的土墩以及一块块黑斑。稀稀拉拉的矿工茅棚和织袜工的住房混杂在一起，疏星似的散布在教区的农庄上，这便是贝斯特伍德村。

大约在六十年前，时运突转，小矿井被有钱人的大煤矿取而代之，诺丁汉郡和德比郡发现了煤铁矿，卡斯顿—韦特公司宣告成立，帕默斯顿勋爵还热情洋溢地为该公司第一口矿井主持了开工仪式。这口矿井位于与舍伍德森林毗邻的斯

^① 查理二世(1630—1685)为克伦威尔之后的王政复辟时期的英国国王。

皮宁猎园。

在此同时，由于年深日久而更加丑陋的赫尔街被付之一炬，从那儿清除出来的垃圾足能堆成一座小山。

卡斯顿—韦特公司发觉他们很走运，在塞尔比到纳托尔这段溪谷里找到了宝藏，于是又挖掘了几口矿井。现在，已有六口井开工了。有条铁路从纳托尔林区陡峭的沙岩山上蜿蜒而下，途经卡休兴修道院的废墟和鲁宾汉泉，直达斯皮宁猎园，然后再通向位于一片麦田之中的明顿大矿井。过了明顿，铁路越过山坡上大片的农田伸展到邦克山，从这儿分岔朝北直奔具格利和塞尔比。站在这儿，克里奇以及德比郡的群山便尽收眼底，六个矿井架犹如耸立在旷野上的六根链柱，铁路象根精致的链条把它们连成一串。

卡斯顿—韦特公司为了让大批矿工有个住处，于是在贝斯特伍德村的山坡地上兴建了呈四方形的住宅区。之后，在溪谷那边赫尔街的旧址上，又建造了谷地工房。

谷地工房共有六组房屋，分成两排，每排三组，就象多米诺骨牌上的六个小点似的，每组可住十二户。这两排房子座落在贝斯特伍德一处陡坡脚下，从顶楼的窗口向外眺望时，便可发觉整个山谷朝着塞尔比的方向缓缓上倾。

房子本身倒是造得相当坚固和体面。绕着走一圈，可以看到下面那排房子前面的小花园都背着阳光，里面种满了报春花和虎耳草，上面那排则是阳光闪耀，花园里开着桃红色的石竹花。前窗十分整齐，每家都有门廊和水蜡树树篱，阁楼上还有天窗。但这些都只不过是外观，矿工的妻子从并不住人的客厅里，可以看到这一景色。卧室和厨房都在房子的

后部，正对着后面一排房子。后园子杂乱无章，还挖有灰坑。两排房子间夹着一条小道，小道的两侧是长排的灰坑。这条小道成了孩子们玩耍、妇女们聊天和男人们抽烟的好去处。谷地工房区虽然造得很讲究，外表也很中意，但实际的居住条件并不十分令人适意，因为人们的生活总离不开厨房，而这些厨房却正对着那令人作呕的垃圾坑。

莫瑞尔太太当初并不急于搬到谷地工房来，那工房已经造了十二年了，而且从那儿去贝斯特伍德还得走上坡路。但是，她一时也找不到更合宜的地方。幸好她家在上面那排房子的尽头，所以只有一家邻居，屋外还比人家多一个狭长的小园子。她一想到住在中间那些房子里的女人时，心里便油然而产生一种洋洋得意之感，因为别人每周只付五先令房租，而她却多付六个便士。但是，这种高人一等的想法并没有给莫瑞尔太太带来多少慰藉。

她刚满三十一岁，结婚已有八年了。她身材矮小，体形单薄，但性格却很倔强。刚开始和这里的妇女们接触时，她总是避着点儿。她是七月份搬来的，到九月份，已快要生第三个孩子了。

她的丈夫是个矿工。他们搬来才三个星期，正赶上教区的节庆日。她知道，丈夫准要乘机休息两天。星期一集市开始的那天，莫瑞尔一早就出门了。两个孩子也都兴高采烈。七岁的儿子威廉刚吃完早饭就去看热闹，五岁的安妮被撇在家里，大哭大闹了一个上午，嚷嚷着也要去。莫瑞尔太太只管自己干活。她和邻居都还不熟，没法托别人把孩子顺便带去，只好答应等吃了饭再带安妮出去。

十二点半时，威廉回家了。他是个很活跃的孩子，一头金发，满脸雀斑，有点丹麦人或挪威人的气质。

“妈妈，可以吃饭了吧？”他头上戴着帽子，一面跑进屋一面喊，“那人说一点半开始。”

“等饭一烧好就吃。”母亲回答说。

“还没烧好吗？”他嘟哝着，两只蓝色的大眼睛恼怒地盯着母亲，“我不吃了。”

“那可不行。再过五分钟就好了。现在才十二点半呢。”

“他们马上要开始了。”孩子扯着嗓门喊道。

“放心吧，你能赶上的，”母亲说，“何况现在才十二点半，整整还有一个小时哩。”

孩子迫不及待地摆好桌子，三个人便坐下用餐，吃着糊状果酱布丁。这时，远处传来旋转木马的嘎嘎声和唧唧的喇叭声。男孩忽地从椅子上跳下来，半痴半呆地站着。他望着母亲，脸上微微颤动。

“我说的吧！”他边说，边跑到食品柜前去取帽子。

“把布丁带上。现在才一点过五分，是你自己搞错了。喂，别忘了拿两个便士！”母亲急急忙忙叮嘱道。

男孩满脸不高兴地跑回来，取了两个便士，然后一声不吭跑了出去。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安妮一面哭一面喊。

“好，你去吧，你这个哭哭啼啼的死丫头！”母亲说。下午，她带上女儿沿着高高的树篱，使劲地爬上山坡。田里的干草都已堆成垛，牛群吃着草茬。天气暖洋洋的，四周一

片宁静。

莫瑞尔太太不喜欢逛集市。那儿有两台木马，一台用蒸汽机，另一台用驴子拖动；三架手摇风琴在演奏，不时还能听到啪啪的手枪射击声，卖椰子的在尖声吆喝，投掷游戏的摊主高声叫喊，还有西洋镜女摊主刺耳的招徕声。母亲看到儿子站在驯狮表演篷帐前聚精会神地看画片，这头有名的华莱士狮王据说曾咬死过一个黑人和咬伤过两个白人。她没走过去叫他，而去给女儿买了块乳脂糖。突然，儿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她面前，脸上流露出非常兴奋的神情。

“你没说也要来。这儿可热闹了，不是吗？那只狮子咬死了三个人。那两个便士我已经花了。妈妈，你瞧。”

他从衣袋拿出两只蛋杯，上面画着粉红色的玫瑰花纹。

“我在那个摊铺上赢来的，你得使石头弹子掉进小洞里去。一便士一次，我来了两次，赢了两个。瞧，上面还画着玫瑰花呢。我早就想要这样东西了。”

她知道他是为了给她的。

“啊，”她满意地说，“真漂亮。”

“你帮我拿着，好吗？我怕它们会碰碎了。”

看见母亲也来了，他感到欢悦无比，于是领着她在集市到处转，把一样样东西指点给她看。在西洋镜摊前，母亲停下来把那些图片解释给儿子听。她就象讲故事似的，娓娓道来，他简直听得入了迷。这下他可不愿再自个儿玩了。他寸步不离地跟随母亲，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母亲头戴一顶黑色的小帽，身上披着斗篷，别的女人都比不上母亲那么端庄。当她碰到认识的妇女时，便微微一笑打个招呼。最

后，她觉得累了，便对儿子说：

“好了，你是现在就回家还是再玩一会儿？”

“现在就回家吗？”他的脸上露出埋怨的神情。

“现在还早么？已经四点多了。”

“这么早回去干吗？”他有些遗憾地说。

“你要是不想回家，就再玩一会儿。”她说。

她搀着女儿慢慢走远了，儿子站在那儿看着她俩的背影，心里很不舍得让母亲离去，但他还是想在集市上多玩一会儿。莫瑞尔太太走过月星酒馆时，听到男人们在里面高声叫嚷，一股啤酒味冲鼻而来。她加快脚步，心想丈夫可能也在里面。

六点半左右，儿子回家了。他脸色苍白，神态沮丧，显得十分疲倦。由于母亲先回家了，他感到非常懊丧。母亲走后，他再也没有心思玩了。

“父亲回来了吗？”他问。

“没有。”母亲答道。

“他在月星酒馆里帮忙，我是从黑铁皮窗上的小洞里看见他的，他还卷着袖子呢。”

“嘿！”母亲听后叫了一声，“他又没钱了。不管人家给他多少，他只要拿到些补贴就心满意足了。”

天色渐晚，莫瑞尔太太没法再做针线活了，于是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到处都是片节日的欢愉和喧闹声，这种气氛也把她感染了。她出了门，来到屋边的园子里。妇女们正陆陆续续从集市归来，孩子们有的手提木马，有的怀抱白色小绵羊，羊腿被涂成了绿色。间或有些男人手提肩背蹒跚而

过。也有些忠厚的丈夫陪着全家人归来，一路欢声笑语。但是，通常都是妇女领着孩子。夜幕降临了，留在家里的那些妇女都站在街头巷角拉家常，她们腰系白围裙，两手交叉在胸前。

莫瑞尔太太独自呆在园子里，她已经习以为常了。儿子和女儿都已上楼睡觉，她似乎觉得自己身后的这个家已经够安稳了。然而，一想到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她的心里感到一阵痛楚。整个世界好象太乏味了，她觉得没有什么好指望的——至少要等到威廉长大成人以后。对她自己来说，这个世界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她只有默默地忍受，一直到孩子们长大为止。说到孩子，这第三个孩子她不想要，负担不起。丈夫在酒馆里帮着端啤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她瞧不起他，可又与他系在一起。腹中的第三个孩子成了她的一大心事。要不是为了威廉和安妮，她是决不会忍受这种穷困、丑恶和卑贱的日子的。

她忧虑重重，体力不支，出不了门，但在屋里又呆不住，闷热的空气使她透不过气来，她便走到屋前的花园里。瞻望未来，前途茫茫，她觉得自己要被活活地埋葬掉似的。

小小的前花园呈正方形，有树篱围着。她静静地站在那儿，想让芬芳的花香和迷人的暮色安抚一下自己的神经。她家那扇小门对面，有一条上山的台阶，两旁种着高高的树篱。四周是一片牧场，牧草已被割倒，在夕阳中发出金黄色的光泽。天上闪烁着落日的余辉，不一会儿，夜幕笼罩了田野，大地和树篱变得朦朦胧胧。天色转黑了，山头上亮起了红

红的灯光，集市的喧嚣声也随之渐渐消失。

树篱下那条幽暗的小路上，不时还有些男人匆匆而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沿着斜坡往下跑，突然撞倒在石阶上。莫瑞尔太太看了禁不住地打了个战栗。那人爬起来，恶狠狠地骂了几句，样子十分可怜，好象这石阶存心和他过不去似的。

她一面走进屋里，一面猜想往后的日子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她已开始意识到不大可能。少女时的情景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眼下这个迈着沉重的步履走进谷地工房后园的妇人，和十年前在希尔纳斯的防波堤上疾走如飞的那个姑娘，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喃喃自语，“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腹中的孩子也与我无关！好象没有人把我当回事。”

有的时候，生活会主宰你，支配你，并使你走完自己的历程。但是，生活却又如此不真实，它让你糊里糊涂地过下去。

“我老是等待，”莫瑞尔太太又对自己说，“盼呀盼呀，可我等待的东西永远也不会到来。”

然后，她把厨房收拾干净，点上灯，给炉子加好煤，把第二天该洗的衣服也找出来浸好。之后，便坐下来做些针线活。她飞针走线缝了好久。有时候，她停下来叹口气，移动一下身子歇一歇。她一直在想如何为了孩子们，把现在这种日子尽量好好地过下去。

十一点半时，丈夫回家了。他的双颊绯红，在黑胡子的